民歷鋪註解惑

小引

有客問於余曰。附曆之鋪註。此亦西法否乎。曆家何爲而有此宜與忌之紛紛乎。余應之曰。鋪註之非西法。進陳有踈。曉世有說。刋

附曆書。非一日矣。至所謂鋪註之紛紛。其亦據理解之乎。夫取平必以凖。取直必以繩。理亦士君子論斷古今之凖繩也。舍理烏能決一辭。然而曆學相傳。歷

數千百年之久。文詞殘缺。意旨多晦澁而未明。所賴後之君子。虛心考求。曲探旁通而其理始出。有如夜分覔物。手持燭籌。光亮見於籌外。義理見於言外。苟

不求之言外。而徒泥其文。何異滅燭息光。空持一籥。暗中摸索。終無所得矣。豈不亦羞古人。而誤来學乎。余自分鹵鈍。祇緣身典曆務。如客之殷勤過問者。時

遇其人。因嘗彙閱曆家論述諸書。叅酌成編。以代應對。今請出以示客。客覽竟。憬然悟。輾然而笑曰。是足。解吾惑也已。遂命曰解惑

康熙元年歲次壬寅清和

穀旦湯若望題

勅錫通微教師光禄大夫加從一品管通政使司通政使掌欽天監印務湯若望 纂著

加正四品左監副又加一級劉有慶

加正四品右監副又加一級周胤

加從六品主簿又加一級掌乘

加從五品春官正宋可成

加正五品夏官正又加一級李祖白

加正四品中官正又加一級賈良琦

加正五品秋官正又加一級宋發

加正五品冬官正又加一級朱光顯

加正七品五官保章正又加一級劉有泰

五官保章正張問明

加監正銜署相度事又加一級杜如預

五官靈臺郎加一級張其淳

五官靈臺郎黃鞏

五官挈壺正加一級楊弘量

加正八品五官司曆又加一級戈繼文

五官司曆殷鎧

加正七品博士又加一級張光祥

加從七品博士又加一級臧文顯

加從八品博士又加一級焦應旭

加從八品博士又加一級鮑英齊

加從八品博士又加一級孫有本

加從八品博士又加一級周士昌

加從八品博士又加一級李光大

加從八品博士又加一級何其義
加從八品博士又加一級薛文炳
加從八品博士又加一級司爾珪
博士鮑英華
博士戈國琦共參

民曆鋪註解惑目錄

五姓修宅說

附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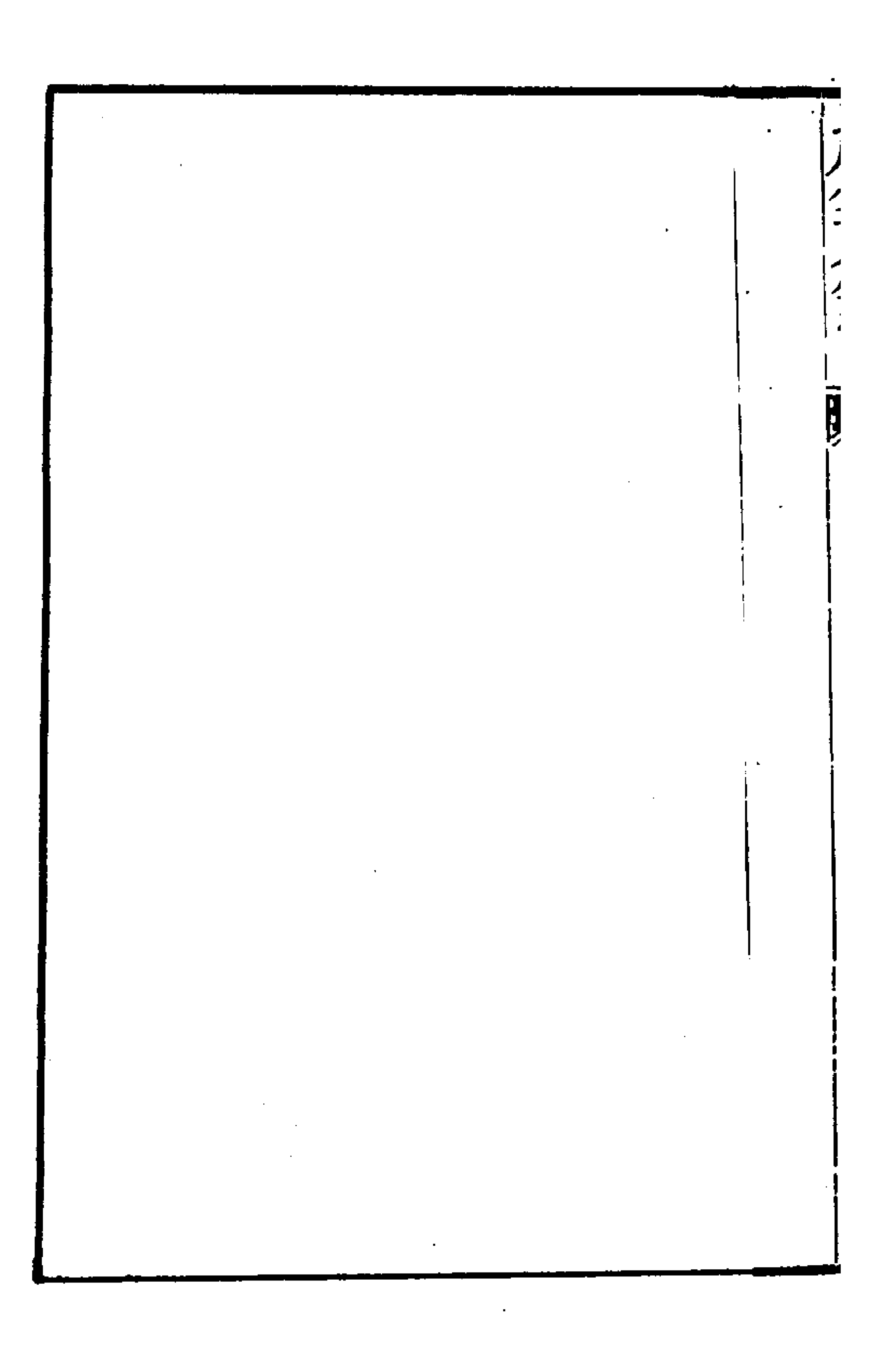
一摘進七政䟽

一摘萬年寶曆䟽

一摘本局事宜䟽

一摘曉或

一摘欽定新曆測驗紀略



民曆鋪註解惑

耶穌會士　湯若望纂著

南懷仁校訂

於鋪註見後人愛慕前人之意

凡人生今之世。其所資以生以養以安者。盡是古人遺留下的規矩制度。就如農桑醫藥冠婚葬祭。棟宇衣服器具等類。何一是今時所制。何一非昔時所遺。為此令人無日不在古人開創恩德之中。免不得常常要懷景仰之心。動思齊之想。不但諸事遵守其遺

法選無論大事小事。各有時向宜忌。爲是古人所重。月令曰。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又曰擇元日命民社。又曰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顧命有牖間南向。西序東向。東序西向。西夾南向之文。而記亦曰。四面之坐。象四時也。也莫違背了他這豈不是後人愛慕前人之原意。今且論愛慕的本情。既然愛慕此一人。必定願與他同時。居同居。服同服。言同言。行同行。事同心。福同享。如此方遂其願。然而有所不能也。却一時間得了他用過的遺物。制下的遺規。就似得了珍寶。拳拳服膺。不忍釋去。便像親炙他音容一般。這纔是愛慕的本情。試觀鋪註

欵項。如今民間習以爲常。豈不誠然是此意乎。蓋緣我生也晚。旣不得與古人同時。而又並不得想見其衣冠。徘徊其宅里。則惟欽仰芳蹤。趨其所必趨。避其所必避。便是日用諸事。各有宜忌。初時奉爲身律。久之遞爲家規。又久之傳爲鄉俗。朝廷因而採之。載之民曆。這便又升爲國政了。然總是由後人愛慕前人做來的。故說於鋪註見後人愛慕前人之意也。

原鋪註附曆頒行之故

古之王者。撫有天下。必須首頒正朔。雖則敬授人時。

重在稼穡上。却將那定民志、齊民俗。要永遠太平之
意、默寓於其中。所以舜典協時月正日。與同律度量
衡說在一處。正可想見這協與正。也不過是要同歸
於一。惟恐小民紊亂干支錯了節氣。違天道。誤人事。
於民用大有所妨。故不憚於巡狩時協之正之。直須
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普天下四方。盡皆時至事起。纔
完了協正之本願也。然而小民日用。除稼穡外。還有
冠婚葬祭。棟宇衣服各等許多事件。朝廷家也曾預
先酌定一個禮節。安排一個規矩。與同律度量衡一

般。以便遵守了。還又見各處民情。大小事要選擇日時。爲是前代相傳巳久。習以爲常。從來治國者。修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這豈可違拗他。只因衍數繁多。人持一說。紛爭不了。未免又誤民事。不如畫一個定規。從中去取。勒成一書。也算做授時一類。付與曆官鋪註在民曆上頒行。令到處都依着鋪註上行。方是個一道同風的氣象。這等看將起來。鋪註有兩個緣故。一是人心遵信古昔。愛戴前代的原意。一是一好惡同風俗。相期永遠太平。爲此二故。所以

曆家鋪註數代相沿。至今不改也。

以經傳証上論

鋪註之故。已詳上論。然非臆說也。襍引經傳証之。

大學引詩前王不忘句。而申明之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　明大學士泰嶽張氏解之曰。吾謨烈以佑啟後人。是其賢也。後來的賢人們。都守其模範而賢其賢。創基業以傳與子孫。是其親也。後來的王者。都有所承藉。而親其親。治安天下。使世世享太平之福。是他遺後人樂處。而後民則

含哺鼓腹。以享其所遺之樂。分田制里。使百姓每永遠爲業。是他與後人的利益。而後人則安居粒食。以享其所遺之利。

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張氏解之曰。制禮作樂。是國家極大事體。必是天子。然後可以定一代之典章。齊萬民之心志。

中庸又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張氏解之曰。王天下的君子。有議禮制度考文三件重大的事。行於天下。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

由是諸侯奉其法而國不異政百姓從其化而家不殊俗天下之人其皆得以寡其過失矣乎。

堯典曰敬授人時。　張氏解之曰曆造成了。又要一心敬謹頒行天下。授與有司。使天下人都依曆本上說話。

舜典詳巡狩所行之事曰協時月正日　張氏解之曰接見諸侯因察侯國中時候之早晚月令之大小。與夫日辰之甲乙比羲和所頒布的曆書何如。有不合的就責他改正。務使同奉朝廷的正朔。

曆例曰。立曆以布天下。教民有所決從。免致惑亂。而國不異政。家不殊俗。使天下之人。皆得歸從一定之理而不悖。亦令後世永遵。無敢妄逞臆見以惑人也。

宋太史令吳景鸞曰。天地間。不過陰陽二氣。五行生尅其要根極於理。神殺星曜。名號雖殊。總之陰陽消息衰王向背而已。又曰。曆中設名神殺。知者自見於言外。

明太史令劉基曰。曆日頒行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覩四時運行之全。探見天道盈虛之緼。由是窮理以明

萬曆二十一年十月內禮部一本請旨事奉旨論偽選擇書籍滋繁吉凶禍福多相矛盾且非偽涉恣難從信若各據一書偏執已見擬造大言恣行究告將來必致訴訟繁興無辜被害作何立法永行無弊併造本內事情著九卿併部科道會同確議具奏後九卿科道會議今看得選擇書籍繁多殊為冗雜若不裁定成書難以遵行相應其編為一書刊刻刷印永遠遵行其餘重雜繁冗之書俱停其選擇以杜誣訴奉旨依議

天道誠以達本。用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達之天下。使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大同太古之風。以成熙皞之治。以紹先王之統。

選擇書首載洪武九年二月內奉旨。著欽天監將諸家選擇的文書。仔細考究。務要歸一。因從前文書多了。無一定的說。各持已見。日時多不的確。從今諸般襍書。許令送赴所在官司燒毀。敢有藏匿及使用者。並行處斬。

曆面載曆日頒行天下。偽造者依律處斬。有能告捕

者。官給賞銀伍拾两。如無本監曆日印信。即同私曆。

禁行私曆。至用印信。所以示嚴查也。

以理證上論

論後人敬愛前人這意思。就與子孫不忘祖父。後賢不忘古昔先王。同是一理。最為有益治平。夫世遠人亡。目不得接其形。耳不得聆其音。尚猶聞風景慕。取法其遺規。何况眼前現在君父。而敢或不忠不孝乎。既欲孝親。必不忍隕墜其家聲。既欲忠君。必不忍背違其國法。苟能如是。於治平乎何有。王者見及於此。

諸凡大小事皆就民心之所向往斟酌損益而定爲時王之制故民之從之也輕而一道同風之氣象可坐而致此曆所以有鋪註也至於鋪註之本亦不過如曆事明原所稱敎民順天地之道而已夫天地各循其道故天施而地承以成化育之功然所謂道者二一日所一日時論天日不南而北行爲春夏日不北而南行爲秋冬其所一定於是氣候寒暑各應其時矣論地氣不切附土而切附水水不切附火而切附氣其所一定於是風雨露雷各應其時矣天地之

有定所定時如此人在天地之間自當順天地之道日用事物亦必各有定時有定所所與時定而後事物成而日用裕此之謂太平也曆家得此意而施之於鋪註劉伯溫曰曆日須行使人獲覩四時運行之全探見天道盈虛之編由是窮理以明天道誠以達本用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達之天下使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大同太古之風以成熙皡之治以紹先王之統豈不誠然哉又須知天下之治亂必有其端端不必在大也尋常日用皆不可忽假如當術數

繁興之時。一家父子。共圖交易而交期甲日。子期乙日。兄弟同居。擬闢一門。乃兄欲東向。弟欲西向。議論不決。事無由成。比着那古初禮教未明。子遭親喪。而或欲三年。又或不欲三年。婚娶合二姓之好。而或用媒妁。又或不用媒妁。大小不同。同為乖迕。家不可得而齊。國不可得而治矣。乃自曆有鋪註。而日時方向。宜甲宜乙。宜東宜西。各有定制。明載曆上頒行。況這諸般宜忌。原是他平時所尚。今得朝廷曆註畫一。從此不為私見所惑。私意所牽。民用前而庶績熙。易所

謂成天下之亹亹不其然乎。又須知凡事不成於二三。而成於一。此必然之理。身事家事國事盡然。比如幼童誦讀。必期三到。謂口到眼到心到也。其實口眼心既到。即耳亦無他聽。即鼻亦無他臭。即手足亦無他動。內三司。外五司。一齊並注在誦讀上了。此是身事。由身以推之家。必也父子兄弟如一身。由家以推之國。必也朝野臣民如一家。然後可望家之齊國之治。而天下之平。又推此可得矣。由此觀之。即謂鋪註是化天下爲一國。化國爲一家。化家爲一身之道。誰

云不可。

國家治曆必兼鋪註頒行，以同風俗，以基治平，甚盛意也。至問所據以註者，則非本於日月星宿行天之性情也。夫日月星宿行天，各有度數，各有本行之理。

我　朝已用西法，改正成曆，事屬推算，並通徹天行之理。至於鋪註之法，實由古人自以意見，就支干五行八卦黃黑二道各等，貫串附合，撰出許多宜忌，以決人疑，並與天行無涉。其中即有論節氣者，亦但就節氣先後幾何日，或某節氣逢某支耳。何嘗論此節

在天爲何宮度是何性情應與下域有何關係生何效驗也爲此年年同此一節而每每今年所註逈異於上年若使果本天行註曆則每年同是此節即同是太陽到此宮度同是此一性情緣何所註有不同且相反乎此如甲年春分日註出行乙年不註出行是不同也甲年春分日註宜出行乙年註不宜出行是相反也可見此出行與否皆與春分無涉是爲鋪註不本於天行所謂天行性情與下域有關係者比如月爲濕宗當其朔而生明下物之濕亦生當其望而光滿下物之濕亦滿濕多蟲多植物受損故是時不宜栽植又月滿不宜伐木

亦以濕多易腐也。再廣言之。在天月生明。在人身生髓。禽獸亦然。月光虧髓則減。魚腦其一證也。此與海潮隨月同是一理。然不但月。七政恒星。皆與下域形物相應。人身諸病。尤關天行。所以西曆悉照天行鋪註。是謂眞實有據之宜忌。而今之時憲曆。止用西法推算。未及用西法鋪註也。

格物家論有此所以然。即有此效。效與所以然。有自然之相因。如日生光。火生熱。日與火爲所以然。而光熱其效也。其效生於所以然本體之內。而不生於外。

故爲自然之相因。今之鋪註。其所以然不過某一干支等件。與此一日相遇。而有此相遇。註有某效安排附合。悉出人意。是其效並非生於支干本體內之力量。安得與所以然有自然之相因乎。況從來人意。能召吉凶。必不能命吉凶。而人意之所安排附合者。愈益不能命吉凶。卽如平日註平治道塗。破日註破屋壞垣。此等皆取其字義相關。夫字有二。一點畫。一意指。無論平字破字之點畫。與道塗垣屋無涉。卽就意指論。謂直日之平與破。與道之平屋之破同一解。則

可謂宜日之平。能命道之平。宜日之破。能命屋之破。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然。以其所以然本體之內。與其效絕無自然之相因也。所以然既與其效無自然之相因。無惑乎同日依選擇行此一事者不啻千萬。而後來吉凶之不齊。亦不啻千萬也。李衛公曰。紂以甲子亡。武以甲子興。又曰。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而曰我往彼亡。後果克之。由此觀之。鋪註之效可知矣。公又曰。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即一兵事。而他事類此矣。陳摶曰。智者不拘泥此。斯言豈無謂乎。

乃國家必欲撫鋪註成厤者。亦非謂其有必然之效。正緣民心信向日久。故因其習俗而畫一以同之。未必非治平之一助云爾。

今將民曆首尾鋪註諸欵具說於後

年神方位圖說

此一圖。乃蓋造修營的。一個大規模。蓋凡城郭宮殿與夫四面錯處民居。共總是本國內顯設之形象。務須齊整美觀。方見得中華與卑陋小邦不同。然所謂齊整美觀者。大要有二。一是比例相稱。一是色樣不

同。譬人一身。頭腹手足。耳目口鼻。毛髮齒牙。其部位安置大小長短俱有比例。又彼此式樣各成共一。而或紅或白或黑。各色又自分明。備是二者。方見得人形。特爲俊美。而國家顯設之形象。其須備是二者亦然。曷觀此圖中之九宮乎。古傳禹治洪水時。洛水有龜。其背負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其中。此數學之祖也。後人証合八卦。分配八方。并中央爲九宮。又別以七色。而挨次遞遷以成九圖。詳覽此圖。上下左右。以及中央。從橫斜正聯之。

每各一三各成十五之數奇偶多寡不一而比例勻稱得宜凡蓋造者必求比例前後偏正各宜相稱而此其象矣又此圖既具諸色而諸色又每歲遞遷離則周流八處悉有定序不亂凡蓋造者必求方向令年向此明年向彼舍其舊而新是圖而此又其象矣神樞經曰修營宅舍當依此圖豈不誠然哉尤宮外周分八方所署星殺略解於後

太歲曆家相傳木星像也子年在子丑年在丑歷十二年而一周每年所在之方蓋造修營不可向之曹

震圭曰。太歲木星也。以十二年行一周天。一年徙一次。劉伯溫曰。太歲。木星之精。一歲之君也。爲衆星殺之統領。一年一位。周流其方。　太陰。伯溫謂土星之精。震圭則曰。太陰者。辛酉之位。金星也。　大將軍。神樞經以爲歲之大將。震圭以爲西方白虎之象。其體屬金。　奏書。震圭曰。水星也。比爲歲君之御史諫臣。　博士。震圭曰。火星也。比爲掌天子明堂之官。　力士。伯溫謂其位在五行休廢之處。常居四隅。比爲歲君之所役使。　蠶室。伯溫謂其位在將軍後三辰。比

爲將軍之妻。　蠶官。震圭謂是公桑蠶室之官。　蠶命。震圭謂是蠶室之有養生也。會門經曰。刑戮之謂也。金剛火强。各守其方。木落歸根。水流趣末。　歲破。伯温謂太歲所衝之地。　破敗五鬼乾坤寶典曰。五行之精氣也。震圭曰。天地之運。五行之精。伯温曰。五行錯亂溷襍之氣。有如五鬼氣也。鬼氣乃不生發之歸氣也。　劫殺。伯温曰。一名害氣。卽本年昏濁絶氣

災殺。神樞經曰。五行陰氣之位也。　歲殺。神樞經曰。陰氣尤毒。謂之殺。伯温曰。三殺。乃陰陽之毒氣也。

喪門。伯溫曰。歲前三位爲滿位。與白虎衝。故稱喪門。 吊客。震圭謂是歲君之賓客。伯溫曰。吊客屬水。乃本年之退氣。 黃幡。伯溫謂其居在辰戌丑未之地屬土。其色黃。比爲歲君之旗幟。 豹尾。乾坤寶典曰。是亦旌旗之象。用豹尾爲之。義取其所向疾速也。震圭亦稱爲先鋒之象。伯溫曰。豹尾居對黃幡。亦四土之地。故曰豹尾。亦如歲君之旗幟也。 飛廉。神樞經謂爲歲之廉察使君之象。震圭謂與大殺同義。

五鬼。寶典暨震圭皆謂五行之精氣。 大耗。小耗。伯

温謂太歲衝破之地。氣已耗散。而小耗則謂其有漸耗之義也。　官符。伯温謂在歲前四辰。卽歲君之一官。　病符。震圭曰。五行氣衰之辰。　死符。伯温曰。屬水。與小耗同。　伏兵。伯温謂苑泄之氣。若埋伏之兵。　大禍。義同伏兵。　畜官。震圭曰。畜者養也。是養畜之官。　大殺。伯温謂爲本年極旺之氣。若大振軍旅也。　金神。洪範篇曰。金神者。太白之精。　白虎。伯温亦謂屬金星。此其大槩也。以上諸星殺每年各有方位。總不越陰陽五行合離生苑之理。蓋與百工營造。

有關係焉。又此圖所用名色。多屬比似。觀者勿泥。

月建說

直日列宿下。又分列黃黑道。而建其首也。曆家以十二支置十二月。正月應爲寅。然而一交正月節。寅日必與建期。二月應爲卯。然而一交二月節。卯日必與建期。故稱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云。他月倣此。

天道天德等說

月建下首註節氣。隨及天道。可見此所謂道。卽是太陽所纏之道。實與曰天道者天之元陽順理之方也。

其地宜與衆衆務向之。須知賴有太陽授光於月星。
而後天乃得爲光。天且月星諸行皆隨太陽。故直以
太陽所躔爲天道也。謂每歲太陽躔度自冬至過春
分。以底夏至。自南而北上行。自夏至過秋分。以底冬
至。自北而南下行。此爲眞天道。而今所云南行北行。
諸解不同。要亦古曆家見到天人相應之理。以爲天
道南則向南宜。天道北則向北宜。因而分排月建之
下。令人以意會之耳。又須知天道不獨在太陽也。月
與諸星。何者不爲天道。乃其行亦皆各有定度。彼此

互相近遠。會合衝照亦皆各有定時定處而下域動物植物。以至五金八石。其生長其行動其變化。定時定處莫不與天應焉。是以古來帝王有見於此。一切舉動。必準天道。詳月令諸篇而此東西南北之行。不過錯舉一節言之。識者自無過泥也。舜典載巡狩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朔下與小民作訛成易。同。方向此又何嘗非善法天道者哉。天德則隨天道而在。道其所行之路。德其情也。情因行而見。隨識其所在。如正月天道南行。則天德在丁。蓋丁爲南方

也他月倣此月厭月殺等亦倣此夫在天日爲元光。月爲次光下域萬物之生長皆賴有此二光但月本無光借日之光以爲光因其所在近日遠日會日望日。情勢不同其本體力量亦有增減盈虛不同或名爲德爲合或名爲空又或名爲厭爲殺而萬物生長之情勢必亦應之也此以下則依次布候歲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氣與候各分列月建之下氣証諸天候則指物而見遂徧及於風雨雷電蟲魚鳥獸草木各等焉。

月建下九宮說

九宮義見方位圖說。其列之每月下者、則以各宮之遞轉合離向背、每月不同所以象陰陽之消長、五行之變化、天道之往還。品物之榮枯。每月不同也曹震圭引經曰。九宮之色與數。像萬物之生死、劉伯溫曰。九宮之色屬五行之性。

天恩天赦等說

天恩天赦等名。其義皆由天道及五行推出。與前天德月德同意曆家省筆、總註曆後。令普天下人率作

興事。皆依一樣時候。以同風俗也。曆事明原。謂拜官用天喜日。或月德合日者。正緣拜官於事爲喜。於情爲和合也。然則天恩天赦等日。其所宜行之事。可推而知之矣。

太歲出遊說

晋震圭曰。太歲諸神。陰氣之化也。蓋自子至巳。乃陽氣建王之辰。故陰氣不敢用事。而受制於陽氣。遂託言其出遊也。

日遊神說

太陽之行至速。借名遊神。其光徧滿六合。吾人終日身不離家。無論於彼於此處。心行事。皆須光明洞達。如與太陽相接一般。所謂行不愧屋漏也。其言不宜安產室掃舍宇。設牀帳。借言其不可妄有動作耳。其日在北。某日在西。而又某日出外。此等要皆古來相傳如此。因而採附於曆以示警戒。所謂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曆家多用此意也。

人神說

欲明此一節之理。須知太陽太陰之相照。原與人身

大有關係。古人將此一身四體百肢。都一一分屬在太陽太陰逐日相照的情勢上。其意以爲人欲自身平安。須日日順着日月之相照。不可違逆了他。針灸療病。尤要仔細。所云人神。尙無定說。天寶曆謂是人之神識。晋裳圭文謂非人之神識。是六氣陰陽所在表裏云。

太白遊方說

太白。金星也。五星惟金星光大。一切形物抵向着他。便顯有形。而此有形之方。卽借爲太白出遊之方。論

人婚嫁之事。夫婦二人共是一人。萬萬莫相抵觸。若相抵觸。卽平時相照顧相和好的情分有缺了。豈不是有了黑影一般。故托言太白逐日遊方。不宜迎婚嫁娶。往來抵向以示意也。其云一二等日者。謂無時不當以此爲戒。云東西等方者。謂無處不當以此爲戒也。

長短星說

曾震圭曰。長者過。短不及也。市貿納財交易立券。最要中平。過與不及。皆所當忌。至於裁衣。自求可體。豈

有或長或短之理。而其并以為忌者。謂長短星指金火也。金火之氣。能毀萬物。故忌之。長星金星。長庚。短星丙丁火也。

百忌說

此是總記避忌的一個目錄。分明是前代人行事如此。相傳已久。後人不忍背之。而曆家載之於曆。今天下處處同是一樣風俗而已。義詳一二等篇。

祀竈說 洗頭遊禍等日附

禮曰。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古人最重祀典。彼時尚未

有近世所稱諸神。並無祀而祭享家廟。必恪必勤。則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其禮。蓋所以展孝思也。國家以孝教天下。故民曆註祭祀獨多。至此所謂祀竈又自有說。人在天地間。無日不受上帝生養鴻恩。而上帝生養蒸民。功用昭彰處。莫過於竈。人非食不生。食非竈不熟。今人向竈稱司命。故修祀典以報答之。則是祀於竈。所以報司我命者。非祀竈也。且祀不徒報。又兼有所祈。火能養人。亦能害人。從來爲民害者。必曰兵火。可見火之爲害。不下於兵。然民間炊爨烹飪。

鼓鑄陶冶等事。見選擇書祀竈條內一切以火爲功。稍有不謹。身家爲燼。命不克存。然則舉祀以祈求上祐。又豈可忽乎。緣此祀竈擇用六癸屬水日。以寓謹防火災之意。況頭遊禍天火上朔等日。義見天恩天赦說。不更贅。

男女宫及周堂圖說

此二歲實寓嫁娶夫婦之理。夫婦好合。聯二爲一。如男女宫二數合爲一數。男數順。女數逆。此與嫁娶周堂圖順數逆數同意。曾震圭曰。大月從夫順數。小月

從婦逆數。是夫尊而婦卑。陽順而陰逆之理也。又曰。陰陽相逆行。後來相合以作大會。須知夫婦宜順天道而行。太陽如夫。太陰如婦。泝而論之。太陽向西順行。論帶行 太陰向東逆行。論本行 因其相照相合相會以生養萬物。夫婦相結第一為生育以傳子嗣。豈不宜上做太陽太陰之照之合之會乎。周堂圖。八字各有意義。諸家解之不詳。一說云第與堂為梱以外。屬夫。廚與竈為梱以內。屬婦。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天下定。正謂此也。人娶以著代也。人子思嗣親

不勝憂慮故于翁姑獨有遜避焉。

五姓修宅說

姓有百千。括以五音分屬五行而生剋之理備于是各有所不宜之月矣鬼賊氣絕假託之名耳。曆首方位爲修營而設。今又終以修宅是知營造爲國家所最重云又姓本於先代修宅宜忌取義於五姓倘亦有水源木本之思。教人追始返古克承先烈意乎。

詳觀民曆首尾鋪註之說總是教人稟時王之正朔。愛古昔之遺風順天地之道守常然之理。一舉一動

皆有定向不敢妄動而國家一道同風之盛治由此而致也國家大小事宜代有損益惟民曆鋪註千年不易豈無見而然哉

附摘

恭進辛巳年七政經緯新曆一疏崇禎十三年十二月督修曆法李天經上

內稱如交食經緯晦朔弦望及節氣七政皆遵旨以更新如神煞宜忌月令諸欵仍用舊法庶可備晝一之規模矣

恭進萬年寶曆一疏順治元年七月修政曆法臣湯若望上

內稱曆中所載方位神煞用事等項原無度數可憑悉皆不用推算不過止對日下干支照舊本直

抄塡誥

敬陳本局應行緊要新法事宜一疏 順治元年十月

修政曆法臣湯若望上

內稱考驗七政性情原與人事各有所宜不明此理則一切水旱災荒無從預修救備之術而兵農醫賈總屬乖違臣西庠是以有天文實用一書已經纂譯首卷未暇講求合無恭請

勅下臣局陸續纂成嗣後悉依實用新法鋪註庶國計民生大有裨益矣得 旨下部未覆

新曆曉或或內一則

修政曆法湯若望著

或問天行與人事相應。以此曆有推算鋪註二事。今云依西法造曆。則是鋪註亦西法矣。曉之曰。自前朝奉旨修曆。秖因該監所推交食不合。皆由舊法七政差訛。乃始決議改修。所謂改修者。皆關推算。非鋪註也。二十年來。著成新法曆書百十餘卷。皆天行理數之學。創法者之所指授。受法者之所講求。皆推算。非鋪註也。曆成。恭逢

聖明御宇。特鑒新法與天行密合。分毫不爽。遂用造

曆頒行則是所用之西法皆關推算之事。而該監

鋪註尚仍舊例。非西法天文實用之鋪註也。

附摘

欽定新曆測驗紀略內云。康熙八年。奉

旨命欽天監選擇起建太和殿日期。內院令南懷仁

同選。南懷仁回稱。凡關係天文曆法。如某日。日

月五星在某宮。某宿某度。某日時刻相合相對。

順行逆行等項。諸凡有據者。南懷仁可以預定。

并可以測驗。又凡天下與天上相應之效驗。如

某日宜療病針刺。宜沐浴。宜伐木。宜栽種。與收

成等項。南懷仁依天象實理實據。亦可以預定

若云某日吉某日凶等項則南懷仁未見有何實據故不敢妄定等因回明在案本日輔國公班傳

旨云

皇上不叫你選擇只問曆日下鋪註與你曆上所用之支干相同與否南懷仁對曰若論支干新舊二曆如一若論鋪註原不關係天行非從曆理所推而定惟從明季以來沿習舊例而行今南懷仁所推者皆天文實用曆法正理而已此二

端實南懷仁所用。選擇之根本也。如定兵農醫

賈諸事。宜忌從此而定務期日後與天有相應

之效驗。與所報各節氣天象。歷歷可証。